

春風樓上沐春風

● 高 明

從西康到陪都重慶

抗戰初期，西康建省，果夫先生要我隨葉秀峯先生入康，以中國國民黨西康省黨部書記長的名義，建立各級黨部組織。同時，中央宣傳部又指定我兼辦西康國民日報。在異常複雜的政治環境中，我率領工作同志，以十分謹慎而堅定的態度，逐步展開工作，兩年時間，黨部和報社總算都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不幸省黨部委員周學昌，生活浪漫，喜挑撥是非，成了省黨部全體同志的公敵。當時果夫先生和中央組織部部長朱家驊（驥先）先生，不明真相，把這事看成我和周二人之間的意氣之爭。我因此決定辭去西康的職務，返回重慶；而周某也已投奔南京，當了漢奸，邪正判然了！

我到重慶時，果夫先生正在找我，要我在他的身邊幫忙。當時果夫先生是中央政治學校（今國立政治大學的前身，校長是先總統蔣公介石兼任）的教育長兼侍從室第三處主任，中政校和侍三處都在南溫泉附近的小溫泉，果夫先生經常住在小溫泉，處理公務。他的住處是一座二層樓的

小洋房，在花溪的旁邊，那是中央政治學校的教育長的辦公室兼宿舍，學校裏同仁和學生都叫它做「春風樓」。我便到春風樓去看果夫先生，果夫先生見到我說：「你的行李帶來了沒有？我叫總務處配一間宿舍給你，你就在我身邊幫幫忙罷！」就這樣決定，我做了中央政治學校的秘書。

那時的春風樓，樓下中間是會客室；右邊是秘書室，由仲肇湘兄主持，肇湘兄原是江蘇省政府秘書處科長，我們是老同志，他很歡迎我參加他們的工作，這間秘書室是處理公文和機要事務的；左邊是邱培豪兄和蔣星德兄的臥室和工作室，他們都是果夫先生的私人隨從秘書，專門協助果夫先生搜集資料，為撰寫通禮新編……等書做準備工作。樓上中間是起居室；右邊是果夫先生的辦公室和臥室；左邊靠後的一間是留給英士夫人的，英士夫人常來這兒小住，果夫先生對他這位嬌母是十分的敬愛的；左邊靠前的一間是客房；春風樓的左前角有一個閣樓，樓下也是會客室，是接待貴賓的，有幾張沙發；樓上是餐廳，有一個圓桌，十幾個凳子；春風樓的後面是下房與

廚房。春風樓是靠著山建築的，花溪從前面繞向右後方；樓上起居室的前面有一條走廊，擺了幾張藤椅，走廊邊是一排欄干，可以憑眺花溪晨昏的景色。春風樓的右首是一條由小溫泉通往南溫泉的山徑，山徑的下面是一個防空洞，兩個洞口都在花溪的岸邊，洞上花木叢密，隱蔽得很好，但在南溫泉區却是一個最小的洞，比起仙女洞、神仙洞，可說是小巫見大巫了；這個小洞，由於果夫先生常常使用它，學校裏同仁和學生都叫它做「果老洞」。

果老洞中躲過一劫

我到職不久，記得那一天正是中秋節，日本飛機來炸中央政治學校，我們秘書室同仁和學校裏幾位高級幹部都陪同果夫先生進入了果老洞。我們洞頂上中了一彈，炸碎了山石花木倒塌下來，封了一個洞口，我們在洞裏都被一陣風打倒在地。我原是坐在果夫先生旁邊的，首先爬起來，扶起果夫先生，果夫先生開口祇問：「傷了人沒有？」經我們一查點，沒有一個人受傷，他纔放了心！在日機轟炸間息的時候，偵察災情的人來

報告，我住的宿舍中彈起火，我知道我的行李、衣服、書籍又都完了，這是我第二次遭到日本人的清洗。我所惋惜的，就是我在西康一點一滴搜集起來一些資料和照片，我本來預備寫一部西康志的，這計畫完全變成泡影了！我今生恐怕再也沒有機會搜集到那些資料和照片了！還有我的同鄉碧松法師，在進入西藏研習佛法，路過康定時，贈送給我的那一大批佛學書籍，那是在西康

兩年的精神食糧，曾伴過我多少晨昏，現在也都和我告別了！當時我雖然鎮靜，但也不無悵惘！果夫先生安慰我說：「那些都是身外物，生不帶來，死不帶走，你不要想他了！現在你的宿舍已經被炸，你就住到春風樓來，和我作伴罷！我們樓上的客房不是還空著嗎？有時我一個人住在樓上也寂寞，你來陪我談談心也好！」從此，我就住上了春風樓。

過去，我在江蘇省保安處服務，和果夫先生見面的機會很少；到西康兩年，又和果夫先生隔絕很遠；爲了周學昌的事，幾乎使果夫先生誤解我，這是無怪其然的。但在忠奸既辨之後，果夫先生立即置之左右，委以機要，那種推心置腹、坦白真誠的態度，使我感到一位大政治家的器量的恢弘，益發引起我對他的敬佩。但是我並不是一個願意做幕客的人，自北伐成功，全國統一，我拜在黃季剛先生的門下以後，早就發願終其生獻身於學術，如果不是九一八事變激發起我救國的熱情，我是絕對不會改行的。現在我所以接受果夫先生的任命，來做他的秘書，我只有種心情，就是不願意我所敬愛的人對我有絲毫的誤解

，我要讓他徹底的了解我，雖然我對於他並無所求。其實，在我回到重慶的時候，我已在成都找到了一份教書的工作；爲了獲得果夫先生的了解，我終於把那部分工作辭掉了！可是，自我住入春風樓以後，我的目的達到了，不僅果夫先生徹底了解了我，而我也徹底了解了他。

英斷精密仁厚嚴正

果夫先生的慣例，秘書室同仁的伙食是由他供應的，每日三餐都和他共桌而食。中午則學校裏的教務主任張道藩先生、訓導主任李錫恩先生等都來共餐，學校裏許多大事，就在一面吃飯、一面談話中解決了。這實際上是一般大學的行政會議，而果夫先生却在不拘形式下舉重若輕的舉行了，氣氛既親切，效率又極高，這在一般學校裏是辦不到的。就在這每日的會餐中，我看到果夫先生處理事務的英斷和精密，我也看到果夫先生對待師生的仁厚和嚴正，純粹是一個大家長處理家事、對待家人的樣子，事實上全校師生也都以「大家長」看待他，「親愛精誠」的精神是真正的貫徹到全體師生之間的。學校裏任何一件難以處理的事，只要果夫先生輕描淡寫的一句話，就都會迎刃而解。能够做到這樣，絕對不是偶然的、容易的，這是果夫先生的誠信昭著、人格薰染的結果。果夫先生自幼就患肺病，終生都在和肺病奮鬥，我們在共餐時，經常是每人兩套碗、筷和湯匙，一套是在共用的盤盆中使用的，專供拈菜與舀湯，另一套則是把菜與湯送到嘴裏用。果夫先生唯恐自己的肺病傳染給別人，所以他採

取這種措施，這是自愛、愛人的一種崇高的表現。中國人的共餐和西方人的分食，情調是大大不同的，共餐可以培養親和的情調，縮短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缺點是容易傳染病菌，不够衛生。如果大家都用果夫先生的辦法，則只見其利而不見其害，那是多麼的好！可惜大家都扭於舊習，怕用兩套碗筷的麻煩，這辦法始終不能夠推行開去。

果夫先生因患多年肺病，體氣很弱，經常生病，但我從來沒有看見他爲病而苦惱過，他以堅強的毅力和病魔奮鬥，從來沒有灰過心，洩過氣。他因爲久病而研究醫藥，對於中西醫藥有甚深的了解。他高過醫政漫談發抒他對於中西醫藥的見解，那些稿件是由何仲簡兄幫他整理的。他辦過江蘇醫政學院（後來改名江蘇醫學院），大量地造就公共衛生的人才，想實現他中西醫藥交融的理想，那是由胡定安兄負責的。他在中央政治學校設立的醫務室，有幾十張病床，醫師的優良、內容的充實，是抗戰後方任何一個大學都比不上的；他又設立了一個研究室，實驗把國藥常山製成藥品，來掃除後方的瘴疾，那都是由程學銘兄負責的。果夫先生患病躺在床上時候，身體雖然在休息，腦子却永遠在活動，許許多多的新事業、新計畫都是在那時候想出來的。平時他忙著批閱公文和函件，忙著會客，忙著開會，很少時間靜下來，考慮許多問題；唯有病中醫生禁止他做這些事時，他的腦海却爲許多問題而翻騰著。在這時候，我常常會被請到病榻旁邊，他向我說出他的構想，有時問問我的意見，有時叫我根

據他的構想，擬出全盤的方案，或寫成一篇文章稿。他善於發掘問題，也善於解決問題，而他對於問題的構想總是十分的切合實際，並且總較別人更進一步、更深一層。果夫先生曾創辦過不少新事業，提出過不少新計畫，但是有幾人曉得那些多半是果夫先生在病榻上深思熟慮出來的？

學重若輕解決大事

說到果夫先生曾創辦過不少新事業，提出過不少新計畫；現在有許多人生走著果夫先生為他開闢出來的道路，而不知為他們開路的人是果夫先生；現在有許多人竟日享著果夫先生為他們創建起來的幸福，而不知為他們造福的人是果夫先生。我自從住入春風樓上，晚餐後，常和果夫先生在樓上走廊盤桓一些時候，有時憑欄遠眺，領略一些山光溪色；有時煮茗清談，議論一些古今南北；興致來時，常常談到月上中天，夜寒漸重，纔掩戶就寢。就在這樣的閒談中，我聽到許多開國元勳的逸事，我也聽到許多有關果夫先生創業的珍聞。就拿無線電報來說，在北伐開始的時候，南北軍隊都還不知道利用無線電報，李範一從美國學習無線電回來，沒有人重視他，唯有果夫先生看重他，供給他金錢，在上海設廠製造無線電機及造就無線電人才，等到龍潭之役，孫傳芳的部隊渡過長江，切斷京滬之間的鐵路、公路和電線，國民革命軍在京滬之間的聯絡，就全靠一架裝設在總司令部的該廠出品無線電機，彼此溝通，因此反敗為勝，孫傳芳的部隊從此一蹶不振，北伐軍就勢如破竹的向前推進了。現在的

中央廣播電臺，也是果夫先生在民國十七年首先倡議舉辦起來的，在北伐時曾發揮極大的宣傳作用。目前幾乎家家都有收音機、電視機，但是有幾人知道果夫先生當年創始無線電建設的這段歷史？果夫先生在中央政治學校創辦過地政學院、計政學院、合作學院、新聞學院，又在大學部創辦過外交系、地政系、新聞系、財政系、合作系、統計系、市政系等；又在專修部創辦過新聞、地政、會計、統計、語文、邊政等專修科；又在公務員訓練部創辦過高等及普通兩種與人事行政人員、法官、監獄官等訓練班。他創辦這些機構，都是無前例可循的，都是出於他一個人的構想，現在從事於外交、地政、計政、合作、新聞、人事行政的工作的人，大都是直接或間接受過中央政治學校培植的。如果不是他獨具洞燭機先的慧眼，創造局面的魄力，那能設立這麼多「不見經傳」的院、系、科、班？那能造就這麼多學有專長的人才？現在獻身於外交、地政、計政、合作、新聞、人事行政等工作的人很多，又有幾人知道為他們開闢道路的是果夫先生？政校的畢業生，有不少還曾直接受過先生的提携領導。舉例說：學地政的人在導淮委員會，為推行先生的「以淮養淮」理想，在淮河流域公私灘地擔任測量、整理等工作，將改良土地的收益作為水利經費；在江蘇，他們擔任土地陳報、土地丈量、舉辦地價稅等工作，稅收增加，而人民的負擔反而減輕了；中國農民銀行接受先生的主張，創設土地金融業務，舉辦土地債券，其承辦人員亦多出身於中央政校。學財政、計政的人，在江蘇奉派擔

任確立省縣預算，實行金庫會計制度，將紊亂的財政納入正軌；一面整理田賦、營業等稅收，剔除中飽，並取消了數十種苛捐雜稅，省縣財政由此不再感到拮据。學合作的人，在江蘇奉令整頓合作社，扶助農工業發展生產、利用、運銷等合作業務；民國三十五年先生創設中央合作金庫，被指定為理事長，其中高級幹部人員更是多數由政校畢業生擔任，供給各級合作社以充分的資金，以活潑合作金融。

學問淵博常識豐富

果夫先生從不諱言，他沒有受過很完美的教育。但是他學問的淵博、常識的豐富，却是十分驚人的。這是由於他有手不釋卷、勤於閱讀的習慣；也是由於他接觸的社會面十分廣泛。舉凡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以及社會上各階層的人物，他都有接觸，他慣於傾聽別人的陳述，領悟力又異常的強，他樂於接待人，人也樂於親近他，以此他能集合衆人之長，以為己長。他不像許多大人物那樣，自以為了不起，喜歡表裡自己，在會客的時候，只聽到他滔滔不絕的談話，而聽不到客人的聲音，常常引起客人的反感。果夫先生則不然，他讓客人盡量的傾訴，他專心的在聽，最後他只談言微中的說幾句，客人都滿意而去。這是果夫先生學問淵博、常識豐富的由來，也是他受人愛戴，使他成為大人物的因素。我們同住在春風樓的時候，果夫先生手不釋卷的在讀資治通鑑。我在大學讀書的時候，曾用一個暑假，將資治通鑑讀完，自以為對這部書頗有相當

的了解。但當果夫先生和我討論到這書的內容時，我發現他有許多卓越的見解，是我意想不到的。果夫先生不僅在讀書方面卓越的見解，他對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各種實際問題，也都具有卓越的見解。我為研究國防問題，曾涉獵過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軍事各方面的專書，自問對於各種實際問題也有一些認識，但同果夫先生討論起來，常常會愕然若失，每覺書生之見不能盡切實際，不若果夫先生的見解平實而深刻，各方來信和果夫先生討論各種實際問題的很多，果夫先生的批答都十分的切中肯綮，我們當秘書的根據他的批答寫回信，真是增長見識不少。果夫先生每嘗慨歎，在各大學講授政治、經濟、教育、法律各種學科的學者，大都是裨販外國的陳說，能够自有樹立的很少！他常說，我們的學術文化不能獨立，欲求民族國家的獨立是很難的。他經常的鼓勵中央政治學校的師生，為建立中國自己的學術體系——或者說為建立三民主義的學術體系——而努力。他對於薩孟武先生所著的五權憲法論，十分的激賞，他認為那是我們自己的政治學的一部大著作。他希望在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教育學……各方面也能陸續的有類似的著作出現。那時，我受果夫先生的感召，也曾不自量力寫過一篇經濟學的將來，在研究部出版的新政治裏發表，連載三期始完，約共十餘萬字。當時有人以為我是學經濟的，因為我旁徵博引經濟學的名著很多，對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和共產主義的經濟學均有適當的批判，又對未來的經濟學的體系提出具體的意見。現在想來，

那真是一個大膽的嘗試，當時沒有被經濟學者們批駁得體無完膚，真是僥倖！這件事本來應該由信仰三民主義的經濟學者做的，我這個半路出家的人越俎代庖，如何會做得好？所以我雖嘗試着起了頭，以後我就沒有繼續做下去了。由那時到現在整整五十年頭了，在各大學講授社會科學的學者，依然是販賣外國貨，我們自己的學術體系依然沒有建立。想起果夫先生那時對中央政治學校師生的期望與鼓勵，我真不勝其慨歎了！

溫煦春風令人感念

果夫先生不僅在學識見解方面使我折服，尤其使我敬佩的是他的人格之完美。我嘗喜觀人於微，但我從果夫先生的一言、一笑、一舉手、一投足，多方面觀察，我沒有發現他在德行上有一點點瑕疵。他的私生活十分的正常，他不抽煙，不飲酒，不打牌，除了讀書、工作，沒有一點嗜好。他的家庭和陸，他孝敬長上，夫婦相愛，兄弟相親，我從來沒有聽過他們家裏有勃谿之聲。他的關切人民，關切黨、國，關切領袖，無時無地，都是自然流露，出自真誠；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任務任怨、盡忠職守、盡忠領袖、盡忠黨國、絲毫不為自己打算，像果夫先生那樣的人。他經手過的錢，真不知有多少，但他却毫無私蓄。有一段時間，果夫先生家正在顯出拮据的窘象，春風樓上的伙食漸漸的難以為繼，我們秘書室的同仁自動的繳伙食費，纔勉強維持住中午的會餐。這種情形，連道藩先生當時都不知道，中午會餐照舊舉行，直到果夫先生交卸教育長為止。果

夫先生公私分明，薪津以外，他毫無所取；到他逝世的時候，他在銀行裏沒有一筆存款，他沒有一塊地皮或一座房屋，留給他的太太和女兒，他真是一貧如洗。像果夫先生這樣一個清風亮節的人，却被人攻訐為豪門，真是天曉得！政治上之沒有是非公道，由此可見一斑。當果夫先生被人誣蔑的時候，他只是一笑置之，因為在他的一生中，遭人誣蔑的事件實在是太多了。俗語說：「真金不怕火燒。」像果夫先生纔是一個真正經得起考驗的人。在他得意的時候，他沒有張狂過；在他失意的時候，他沒有惱怒過；他永遠是那樣的坦蕩蕩的，做他所應該做的。我在春風樓上住了一年，果夫先生辭去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的兼職，由道藩先生升任。事前，果夫先生曾三度的向我表示，要我到侍從室第三處去，主辦第十組的事，我都婉謝了，後來纔發表鄧翔海兄當組長，王鏡清兄當副組長。感謝果夫先生對我的諒解，也感謝道藩先生的盛意，我終於又在中央政治學校恢復了教書的工作，重理起我的舊業。

自此以後，我不再改行，直到今日，不知不覺間五十年了。回想五十年前春風樓上那一段時光，我是永遠不能忘懷的。伊洛淵源錄裏記載：宋時朱光庭到汝州去，就學於程明道，回家對人說：「我在春風裏坐了一月。」就我的感受來說，我在春風樓上隨侍果夫先生一年，無論在為學、作事、做人那方面都學到很多，使我終生受用不盡，我雖不是果夫先生的列名弟子，但我確實實在春風裏坐了一年。現在回想起來，我的心裏還感到無限的溫煦、無限的眷念！